

(香港)
黃易

● 异侠系列之

大唐双龙传

拾壹



-51
11

黄易作品集
出版社

③2

JW2851

14.25.11

黄易

作品集 · 异侠系

大唐双龙传

第十一册
三十二卷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4-8

I.大… II.黄… III.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57 印张 374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一版 199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754-8/I·662

定价:现廿一册 283.40 元 本册 8.80 元

● 异侠系列

大唐双龙传

（卷三十二）

香港·黄易

第一章 异地逢故

徐子陵点头道：“难怪尤兄要央我出手助阵，因为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混水摸鱼，从中得利。不过依我看除非你能清楚把握那两个小子起出宝藏的时间、地点，否则只会白白错过，他们得手后你仍是茫然不知。”

尤鸟倦胸有成竹的道：“这方面由小弟去操心，只要岳老哥你肯点头，我有十足把握让石之轩栽个大勒斗。”

徐子陵晓得自己若不点头，休想这个魔门穷凶极恶的邪人肯再透露任何

消息。他说的话虽然不尽不实，但总会透露出背后真相的一些蛛丝马迹。断然道：“好吧！就此一言为定，我亦不须你立誓。不过假如若被岳某人发觉你尤鸟倦有不老实的地方，休怪我辣手无情，翻脸不认人。”

尤鸟倦大喜道：“岳老哥放心，这种互利互惠的事，我尤鸟倦怎会蠢的自行毁掉，何况以后大家还可作个朋友嘛！”

徐子陵趁机问道：“你最好先把计画和盘托出，看看

本人该如何配合。”

尤鸟倦压低声音，身子微靠过来，肃容道：“石之轩要杀你岳老哥的事，绝非我尤鸟倦虚言恫吓。若老哥你知道石之轩、祝妖妇和赵德言这三个现下魔门最顶尖的人物，正首次破天荒联合起来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便绝不奇怪老哥你为何会成为要被清除的目标人物之一，因为老哥你已威胁到他们的成败。”

徐子陵首次相信尤鸟倦为夺得邪帝舍利，有跟他合作的诚意。

他和寇仲早先从杨文干的行动，推测到石之轩正与赵德言合作，密谋颠覆大唐王朝；只没想到与石之轩势成水火的祝玉妍竟会加入这联盟，三方面各有其庞大的力量，合起来确非同小可。何况现实大唐王室派系斗争激烈，更与敌人可乘之机。

至此徐子陵故作愕然道：“竟有此事？”

尤鸟倦道：“他们第一个目标，是要杀死李渊次子李世民，除去此人，唐室将成没牙缺爪的老虎。不过这只是他们表面的目标，事实上他们三人各怀鬼胎，按理都在图谋宝库内的圣舍利，只是谁都不挂上口边罢了！”

徐子陵皱眉道：“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事的，安

胖子该不肯告诉你吧！”

尤鸟倦得意的道：“告诉我的是赵德言那奸鬼。他自问武功及不上邪王或祝妖妇当然要找高手助拳。老赵口中虽说不覬觐圣舍利，宁愿它落到我手上，也不想见他给石邪王或祝妖妇取得；但我尤鸟倦岂是这么易受欺骗的人，老赵是看中我懂得提取圣舍利内蕴神功的法门，才蓄意笼络我而已！一旦得到圣舍利，他就会调转枪头来对付我呢。”

徐子陵讶道：“我岳山从来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你不怕我也向老赵般对待你吗？”

尤鸟倦好整以暇的道：“先不说你老哥一向言出九鼎，从不做违诺的事。最重要是你的换日大法走的是天竺佛宗的路子，若望图汲取圣舍利的神功，会立即走火入魔，大罗金仙都救你不得。”

徐子陵冷哼道：“坦白说，我对你们的圣舍利根本全无兴趣，唯一有兴趣的事，就是取石之轩的狗命，这无情无义的疯子究竟躲在那里？”

直到此刻，他才想通岳山非杀石之轩不可的理由，关键人物是石清璇的生母碧秀心，他乃岳山的红颜知己，石之轩却以卑鄙的手段害死她，以岳山刚暴的性格，不天涯

海角的去寻石之轩算帐才是奇事。从岳山的遗卷里对碧秀心的描述，他也不由得对这前代秀外慧中的美女倾佩，而对石之轩的卑鄙憎恨亦油然而生，这心态的产生连他也毫不自觉。今晨他对李渊说要对付石之轩，双方都感到理所当然毋庸置疑。但徐子凌仍没深刻的思索出为何定要杀死石之轩，到现在尤鸟倦指出他和石之轩势不两立的情况，他始豁然想通两人间实有倾尽三江两河之水也清洗不去的深仇。

尤鸟倦道：“天下间恐怕只有安胖子才知石之轩身处何方，安胖子现在成了石之轩的传声筒；石之轩与老赵和祝妖妇之间的交易，亦全由他代表进行谈判，恐怕要到圣舍利出世，这家伙始会现身抢夺，那时就要看你岳大哥的本领。”

徐子陵双目故意露出凶厉的杀气，缓缓问出最想知道的问题：“寇、徐两小子是否正身在长安？”

尤鸟倦坦然道：“凭两人精通易容改装之道，又奸猾更胜狡狐，故此各方面的人仍未敢肯定他们是北上还是已潜来长安。最可笑是大家都对此避而不谈，就算明知他们人在那里，一日他们未去碰杨公宝藏，还要想尽办法为他们掩饰。”

徐子陵放下心来，问道：“若是如此，我们在他们起出宝藏前，应尽？考跼俳？触，只需约定通讯手法，有事时可立即找到对方便成。”

尤鸟倦点头同意，商量好联络的方法，店夥兴奋的在门外嚷道：“岳公大爷，尚秀芳小姐登门造访。”

尤鸟倦愕然道：“原来是那丫头，她和明月确像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不阻岳老哥啦！”

言罢穿窗而出。

徐子陵应了店夥一声，头皮发麻的等着尚秀芳的来临。

寇仲牵着俏婢的衣袖，半强迫地把她扯到门阶下的一丛小树后方。俏婢误以为他兽性大发，吓得花容失色，正要呼叫，寇仲及时道：“姊姊勿要误会，我只是想知道谁和五小姐在内里说话。”

俏婢惊魂甫定，见到他近在眼前的丑陋脸孔，强压下厌恶的情绪，讶道：“相隔这么远，莫先生竟能听到小姐在厅内和董贵妃说话的声音吗？”

寇仲当然化了灰亦可认出曾和他有一夕之缘，在洛阳跟长安的政治交易中的被李渊纳为妃嫔的董淑妮的声音，这么明知故问，只是暂施缓兵之计。

再压低声音道：“我练过几天拳脚，耳朵因此比常人灵敏些，董贵妃不是要来找我治病吧？”

俏婢挪开少许，皱眉道：“董贵妃在洛阳时是小姐的闺中密友，这趟是特来探望五小姐。她们谈了几句，小姐就吩咐我看看莫先生是否回来，并请莫先生前去见面，其他事情小婢就不晓得啦！”

寇仲心中叫糟，董淑妮摆明是奉杨虚彦之命来察看自己是否寇仲化身。

设身处地，假若他是杨虚彦，也会作同样的事。就像李世民怀疑“莫为”是他们其中之一的化身那样。

所谓丑妇终须见翁姑，避得一时避不得一世，心念电转下，把心一横道：“姊姊在这里等我片刻，我到茅厕方便，回来才进去见董贵妃和小姐。”

俏婢不知是否想到他这丑陋的人如厕时的丑恶形态，脸上露出恶心的神色，别转俏脸道：“莫先生快去快回，唉！”

寇仲千叮万嘱道：“姊姊千万别自己先进去，否则董贵妃就曾知我到什么地方去哩！”

俏婢差点要顿足发嗔，没好气的道：“别再没口的叫姊姊，小婢叫小宁，莫先生请快快方便吧！”

寇仲暗里叫声谢天谢地，匆匆去了。

徐子陵听着尚秀芳在店主、婢仆等陪伴下，蹬在回廊发出的足音，心中委决难下。

尚秀芳显然跟真岳山有某种特别的恩怨关系，否则以尚秀芳一向的作风，绝不会这样上门来见岳山。一个不好，自己会被她揭破身份，那就前功尽废。老实说，找不到杨公宝藏实在没什么大不了，可是让石之轩等倾覆李阀，引致突厥入侵，却可不是说笑的。可是一溜了之，则非是岳山的性格，唯有硬撑下去，赌赌老天爷的心意。

尚秀芳娇柔中隐带点沧桑的动人声音在十丈许外的游廊响起道：“你们在这里等我，没有我的吩咐，不要过来。”

婢仆应诺后，轻盈的足音由远而近。

徐子陵沉声道：“尚小姐因何事要来找岳某人呢？”声音悠悠传去。

尚秀芳没有回答，直抵门前，轻轻的把门推开，步进厅内。

两人打个照脸。

尚秀芳带着一顶长及香肩、只露出半张脸庞的御寒风帽，份外强调出她绝世风华与起伏优美的轮廓线条。

身下的长裙由多褶裙幅组成，每褶一色，轻描淡绘，淡雅高贵，有种说不出得轻盈潇洒、秀逸多姿。外披白毛裘，亦显得她弱不禁风、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风韵。

虽有一半是假装的，但徐子陵确是瞿然动容，那薄如蝉翼跟他的俊脸贴合无缝的面具细致的呈现出一个震惊的表情，浑身剧颤的脱口道：“明月！”

尚秀芳微微一愕，双目射出难以相信的神色，用神打量他，摇头道：“你真是『霸刀』岳山吗？不，这是没有可能的，岳山早在多年前去世了。”

徐子陵整条脊骨像给浸在冰水里，生出颓丧失败的感觉，他和寇仲的寻宝和抗魔大计，难道就这么报销吗？

“啪啪”！

寇仲运起临急悟出来的“偷天换日缩骨大法”，忍受着无限痛苦，硬以内功改变骨骼和肌肉本来的形状，只要在体态上制造出一点儿不同，就可瞒过董淑妮这狡猾的丫头。

自练习长生诀的气功，他和徐子陵对自己的身体愈能控制自如，但如此以内气硬改变外型，仍是第一次的尝试。

片刻后，寇仲抹去额角痛出来的冷汗，感到自己不但

矮了寸许，最妙是多出个大肚脯，配合他的丑脸，更是恶行恶相。

幸好沙家诸女，包括五小姐芷菁在内，眼光多不会停留在他的身上，就算他变形，亦不会觉察。

安慰自己后，寇仲拍拍肚皮，朝俏婢小宁走回去。

在瞬间之间，徐子陵从绝望的谷底走出来，看到一丝的曙光。

听尚秀芳的口气，再看她难以置信的神态，显然尚秀芳并非十成十肯定岳山已死，所以她才要亲自来见他一面。由此推知，她该只是收到岳山的？姥叮▽璁允虑槿杂？转圜的余地。

当时知道岳山逝世的，就只有碧秀心和石清璇，所以尚秀芳应是从石清璇得到这消息。

心念电转下，徐子陵叹道：“你是明月的女儿吧，唉！”

尚秀芳以一个优美的姿态，缓缓揭开风帽，露出风华绝代的秀丽玉容，秀眸不瞬的盯着他道：“你究竟是谁？”

徐子陵豁了出去，行险一搏道：“难怪秀芳有此误会，当年是老夫故意叫秀心传出的死讯，往事如烟，实在不堪回首！”最后两句，是他根本没有话说，才迫出来的话。

尚秀芳娇躯剧颤，愕然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徐子陵个人轻松起来，知道押中这一注。不过危险尚未完全安渡，因为他对岳山与尚秀芳之母明月的事一无所知；只要说错扮句话，会立即露出底子。在岳山的遗卷中，从没有提过明月这个女人。但经过李渊一役，他大约把握到岳山的作风，当他对一个人爱恨难分时，便不愿在遗卷中提起这个人。以此类推，对尚秀芳的娘，岳山该是恩怨交缠，令他不愿再去回忆。

岳山死去近十年，尚秀芳当时该只是十来岁的年纪。所以碧秀心传出岳山死讯的对象该是她的娘明月，想到这里，徐子陵长身而起，移到窗前，常常吁出一口气，负手道：“明月好吗？”

尚秀芳低声答道：“娘在五年前过世啦！”

不知是否过份投入岳山这身份，万般感受齐袭心头。

无论在爱情或事业上，岳山可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自妻女被“天君”席应所杀后，岳山专志刀道，练成震惊天下的刀法，被誉为天下无双的霸刀，而最后却败于“天刀”宋缺手下，一世英名尽付东流。

再毁家和惨败这段生命历程内，他曾恋上多位美女，但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李渊和他的恩怨，说不定都是因女人而来的。跟祝玉妍的“夫妻”之情，更是一笔糊涂帐。

徐子陵悲叹一声，黯声道：“罢了！罢了！明月已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秀芳回去吧！你长得太像你的娘哩！”

尚秀芳双目热泪泉涌，颤声道：“秀芳只想告诉岳公公一件事，娘在知道公公假传的死讯时，说了一句话，岳公公知道吗？”

徐子陵细意推想，若计算时间，岳山惨败归隐是四十年前的事，尚秀芳的娘那时可能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否则怎有尚秀芳这么年轻的女儿，故该是东溟夫人的年纪。由此推测，岳山跟明月当是有另一种关系，而非男女之情，尚秀芳唤他作“岳公公”，更证实这种关系。

沈声道：“她说过什么呢？”

尚秀芳低声道：“她说很后悔没有听岳公公的话，辜负岳公公的好意。”

言罢这美女掩脸后退，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徐子陵再长长吁出一口气，差点要揭开面具抹掉内里的冷汗，这样的考验尚会陆续而来，下趟他是否仍能顺利过关呢？

寇仲跨出门槛，两对美目立时朝他射来，反应各异。

出落的更明艳照人的董淑妮目光先落在他的丑脸

上,接着移往他那微凸的肚臍,顺势落到他因肌肉筋骨收紧而显得外弯、令他再矮上寸许的两腿上,双目闪过厌恶的神色,不愿多睹的垂下目光。

沙芷菁从来没用心看他的样貌体态,虽然他此刻多出很多缺点,她仍没发觉有异,神色如昔的笑道:“莫先生来哩!这位是芷菁的好妹子,现更是皇上的贵人董贵妃,闻得先生大名,特央芷菁请先生来让她拜识。”

寇仲一揖到地,以他难听的假嗓音道:“原来是贵妃娘娘,请受小人拜见。”

董淑妮目光再在他身上巡视一遍,露出失望和意兴索然的神态,淡淡道:“这里非皇宫内苑,莫先生不用多礼。”

寇仲心叫幸得过关,撑着因运功而弄至浑身酸痛难当的身体,以不自然的姿态坐到两女下方远处,接过婢女奉上的香茗,一副恭聆教诲的模样。这时换到董淑妮恨不得他这个丑陋神医快些滚蛋。

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时,沙福飞奔而来道:“太子殿下到,请莫爷立即出见。”

寇仲心中大讶,李建成为什么事来找他呢?